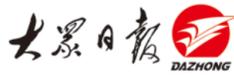


大众新闻
客户端大众日报
微信

大家

水在我手上写满了“水”字

□ 鲍尔吉·原野

露水的信

白茫茫的露水,在秋季尤为苍凉。我在罕山脚下的月夜,见山坡的草尖挂一片露水,每一滴都流露决绝的苍白。大地如同哭过,为了草木凋零。我在落叶松的针叶上走,听不到自己的脚步声,心里想,露水究竟是什么?

我现在也不知道露水从哪儿来,好像每株草身上藏有一口井,汲水捧在手心,给谁喝呢?按说,这是送给小鸟和蚂蚱的饮品,但谁也没见过小鸟趴在草上喝水,蚂蚱、螳螂、蟋蟀们好像都不喝水。从生理学说,具备血液的哺乳动物才饮水,肠道吸收水分补充血液。蚂蚱有肠子吗?它们并没有血。人们惯常把含有血红细胞并在血管里运行的体液叫作血。血的第一个功能是运送氧气与排出二氧化碳,这是对有肺叶的生物而言,蚂蚱没这些东西。

童年泪水和老年泪水的比重都不同。水从儿童眼里涌出,化为一滴泪在脸蛋挂着,如露珠那样饱满。我冒昧揣想,儿童泪水的水分子结构与成人不同,属于大分子,聚成团而不破,与露珠仿佛。而成人的泪,特别是老年人的泪流下来散在脸上,化了,见不到珠。人老了,连泪水都出水货了吗?散掉的泪是小分子结构,含水量高,流得快。成年人流泪,只见他们用抹,见不到泪水,说话鼻腔堵塞,鼻腔无共鸣,这是真哭。电视剧演员用眼药水假哭,一听声音就听出假品哭。而儿童是另一番情景,号啕的同时倾诉,鼻腔照样共鸣。儿童厉害呀,他们大滴的泪水多么真挚。

露珠挂在草上,挂不住,但还在挂着。草为能抱住这么一团水而昂然,它们昂然有理由。拿人来说,没有盆,没有碗,你能抱住一团赤裸裸的水吗?不能,人抱不住水。如果哪天见到露珠满身的人,估计他已得道成仙了,可写入《本草纲目》。

水在人的细胞内也是一颗颗露水,被细胞膜包着,钾和钠承担细胞壁的水平衡,不要瘪了,也不要涨破。从比重说,把人看成是水做的没错,水占人体70%以上。人脸生皱纹是皮肤水代谢出了问题,皮薄了才生皱。然而多喝水并不能直接喝进皮肤里。人空腹饮水,30秒进入肠道,多余的水全被排出。人类皮肤的水分靠脂肪(油性)来平衡,油性少了,水也少了。你看不到一个老年人对着镜子挤粉刺,他的皮肤与内心已经没有多余的脂肪与情感化为粉刺,油少了。年龄控制人的一切。

我的曾祖母曾说露水是月亮给太阳写的信,夜晚挂草上,太阳早晨收走。曾祖母努恩吉雅给我讲过许多稀奇古怪的事情,不知是她的创作还是民间传说。

月亮给太阳写了什么?我问曾祖母。哎呀,信里面什么事情都有。曾祖母回答我。谁家丢了羊,猫干了哪些坏事,蛤蟆干了哪些坏事,月亮都要告诉太阳。

人能看懂露水的信吗?她说:甘旗卡地方有一个说书的人专门看这些信。这个说书人叫龙台,他把露珠拿到嘴里尝一下,就知道信的内容。

他比太阳先知道信的内容?我问。对的。曾祖母说,但他不是太阳,知道了也没用。龙台从露水知道了许多药方,可以治好门牙中间的信。

这是讥讽我。我两颗门牙中间有缝,这是我特意用一分钱硬币别开的。有了缝,含一口水从牙缝中可以溢出一米远,冲墙上爬的蚂蚁。听曾祖母这样说,我猜露水里有信是她的即兴创作,相声术语叫“现挂”。

水的喊叫与诗歌

流水的声音好听,从小溪穿过鹅卵石,乃至水穿过人的喉咙钻入肚子声音,都好听。跑步之后,口渴如弱水,仰面饮水,我听到“咚咚”的水声,极为敬佩。这是什么声音?水砸在肠子上,还是喉咙像活塞一样收缩?

夏季跑步之后,我大约要喝1246毫升的水,其中漏出来一些,化为汗。运动结束,人的皮肤如同漏斗。喝过水,你盯着自己的胸脯看,每个毛孔都冒出一眼泉,互相投奔,化为大滴的汗流下,还拐走了我体内的一些盐分。回头多吃一个咸鸭蛋就成了。

喝过水,我想象水在身体里面的神秘旅行,经过胃,在小肠排空,进入血液当中。我拍拍大腿,胳膊,和那些水打个招呼:到了?都到了。其中最活跃的水,已经跑入毛细血管,即身体的表层,所谓皮肤。

我喝过的水,有龙井,可乐,伪装成苹果颜色味道的碳酸饮料,还有矿泉水,自来水。它们在血里流淌,如果把听诊器放在脉搏上,所听到的就是流水的声音,咚咚,跟喝水的声音差不多。

水的声音,是水的喊叫与诗歌。水流的时候,一点点的阻遏,不平,回转都要发出声音。如果在三里之外听一个瀑布的喊叫,急促的呐喊变为低缓喉音,像弦乐的大提琴声。而滴水之音,是孩子的独语,清脆而天真,像念课文一样。屋檐的流水是女人的絮叨,漫长而缺少确切的意义。而风中的雨水,像鞭子与泼墨写意,是男人的心声,在夜里听到为峻切。

在北方的冬季,河床的冰下会传出流水的声音,像笑声,不由让人想趴在冰上寻找一阵。冰下的水流黝黑,浮漂白雾,庇护着黑脊的游鱼。如果人耳的听觉范围再扩大一些,还会听到水在树里流淌的声音,在花盆的土壤渗透的声音:呼啦啦,哗啦啦,像在龙宫里一样。

无限水

喜多郎音乐《气》里边的一节,名《无限水》。什么是无限水?水即无限。水无处不在,无限延伸。北京在北京里

面,故乡人在故乡,贡嘎雪山在贡嘎雪山那搭儿。而水,此处有它清亮的面孔和柔软的手,坐飞机到远方,如昆明,一开龙头,它又出现,一模一样,比你来得还快。

水无二致。山有山相,或峰或嵘,而天下的水是一个娘的孩子,没有昆仲之别。水系宽大,不分种族地域,水不自外于自己的兄弟。

水跟水亲。水一生急急忙忙,为了寻找同道,什么都挡不住找水的真切。万丈高崖,一跃而下;大山挡路,蜿蜒穿行。水何流?它们母寻子,兄找弟,妹呼姊,儿投父。水什么时候不流,什么时候安静。它们聚流成湖,汇为大江之后,才从容的步履缓入海洋。路上,鲜花绿草都不会让水停下脚步,不管遇到多么好的风景。水只想走着,行至天涯也把散居的弟兄拽进怀抱。

水流无情。情者何?放下抱去去做另一个我,改弦更张。眼前之情道不得,不许人走,只让人留。水亦激滢,也会温柔,但决不停留,滔天浪做给天看,决地河让道改变。水若生情,盘桓延宕,早就干涸。

水包容。水不捐细流,水不拒污浊,水甘低下,水至柔至刚,水不重复常形常态,水运动,水映射星月,水漂木沉石,水饱人饮,水寓万物之中,水风光,水袒裸,水施恩于任何生命,水存于方器则方器器则圆,水通形为气为雪为冰,水不可制造,水温张力为100℃,水随处可见,水从天而降,水自地而出,水不悬空,水无眼耳鼻舌身意香味触法,水无首尾,水不回头……

水无限。水既“是”又“不是”,身有人人得而见之最平凡的神奇,水从不透露自己的秘密。在泉边,只见水流,对其余,人们一概不知。

海伦·凯勒说:“水在我手上写满了‘水’字,不用别人教我也知道,这是何等巨大的喜悦……”

谈数

你好,《世说新语》

□ 郭文德

床头案边总喜欢放本书,适合茶余饭后碎读的那种。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编写的《世说新语》(陈书良先生译)就在我床头待了不短时间。相对于长篇,这种书更爱爱不释手的“短视频”。选三则与您分享(略删减):

其一:周处年轻时,强凶霸道,任性滋事;义兴郡水中有蛟龙,山上有只遭迹虎,都暴戾地侵害百姓。义兴人合称“三害”。而周处最重。有人劝说周处去杀虎斩龙。周处刺死了老虎,又下水去击蛟龙。蛟龙时浮时沉,周处与之缠斗在一起,经过三天三夜,乡里的人以为他已经死了,就互相庆贺。周处杀掉蛟龙,从水里出来后才明白咋回事,就有了悔改的心思……

其二:卫玠在童年时,问尚书令乐广“梦”是什么,乐广说:“是思想活动。”卫玠说:“(睡眠时)形体和精神并不结合在一起,梦,怎么会是想呢?”乐广说:“是有原因的,人从不梦见乘着车子进入老鼠洞里,捣碎菜末而把铁杵也吃下,就是由于没有想过这些,所以没有做梦的缘由……”

其三:王粲生前喜欢驴子鸣叫,举行葬礼的时候,魏文帝曹丕亲自乘吊。他望着同来的友人说:“每人各作一声驴叫送他。”于是让客都作了一声驴叫。

耳目一新。古人是这个活法啊!事不过三。三则过后,大概可以让您喜欢上这部经典了吧?

现代社会里,几乎没有人不好奇几千年几百年前的大师对世界对文字是个怎样的看法;多认识几位古人没什么坏处,除学不到眼下急需的人工智能以外。古人没有架子的,只要多认识几个字,多看几个字,就可以“艾特”他们,加为好友。无论风格如何使然,味蕾怎么挑剔,魏晋名士的玄谈、风度与审美,都会是满足欲望的不二之选。

不只是我,赞《世说新语》者,大有人在。清代李慈铭先生曰:“《世说》语妙古今,寥寥数语,而神态毕肖,风味无尽”(见《越缦堂读书记》)。“读这个大部头,你会感觉是偷闲,更是调节与释放。每天读几页,合上书再想一想,那就是忙碌一天

的句号了。要紧的是“合上书再想一想”——读后能让你想一会儿的,才是好书。至于学会了多少,记住了多少,自己又写了多少不重要,重要的是享受阅读的过程。明代王世贞说:“《世说》之妙,不在事而在文;不在文而在神(见《艺苑厄言》)。”是这么回事。鲁迅先生的评论更具权威:“记言则玄远冷隽,记行则高简瑰奇,下至纆索,亦资一笑(见鲁迅《古小说钩沉》)。”在外累了,或漂不动了,回家一头扎进经典,沐浴在传统文化的雨露里,像极了奔波一天后的热水澡。几页纸的文字,像舒缓的旋律,能屏蔽干扰,减少分心,护送大脑入睡。每每换一个静!像极了每晚的一两酒,又像每早服用的降压药——为了健康嘛。

说《世说新语》,不能不说早他百年的《搜神记》。同是小说,一个“志人”,一个“志怪”,都开了先河。这是讲究阴阳互补的祖先的完美,也是古人的无私与馈赠。

《世说新语》美中有不足。作为涵纳世界广阔幽深的“名士的教科书”,却漏掉了几乎是与作者同时代的陶渊明;就连六十年后刘

勰的《文心雕龙》也不见陶公的踪影。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大概与陶公的隐居,低调有关?这是众多说辞里最能让人接受的解释了吧?

我当然喜欢读长篇小说。只是长篇小说(尤其外国名著)适合一气读完,要不然人物关系会乱;而适合闲工夫阅读的首选国学经典,《诗经》《论语》《凡四训》《菜根谭》等等,都是需要反复阅读的,就像一日三餐需要重复一样。

短视频席卷而来的当下,阅读危机几乎困扰着每一个现代人。我不知道,这算进步还是倒退;我只知道,时间沉淀滤掉的不会是历经淘洗的经典。遍地的短视频折射的是浮躁,纸质的古典名著,好些的确在沉睡——睡得太久,那些跃动了千百年的智慧,岂非要永远沉寂?

古籍上的灰尘,需要后人的揩拭。这是责任,更是对复活一词最佳的诠释。或曰:现代人,多为世务羁绊,哪有时间?

我曰:不抓紧时间哪来的时间……

书影

济南风姿,泉城味道

□ 石英

我与永夏相识四十余载,从前叫同志,现在称文友。我在百花文艺出版社和人民日报社工作期间,与永夏时有书信和文稿往来,但中间有十多年时间未曾谋面。此后,在山东省散文学会举行的笔会上,我们曾数次见面,谈诗论文,交谈甚欢。几年前,我们又又在寿光的一次笔会上重逢,彼此虽老了不少,而相知依旧:相互无杂言,口不离文章;文学话题广,诗文情谊长。

应该说,我对永夏性格之诚厚和文学功底之扎实还是有所了解的。他素来对人恳挚,看重他人之所长,对己谨严而勤勉。所作文字于畅达中富有情趣,于温厚中深寓锋芒。多少年来,正道不移又不断发展,拒邪行而坚持正当的艺术追求,尤其重视作品应有的可读性与趣味性。这一点,在他的散文篇章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永夏在古稀之年仍笔耕不辍,仍不时地写出引人注目的文字。此次出版的《济南民俗风情》一书,我读之仍觉其固有风格中尚有新意。他久居济南,又长期供职于济南出版社,对济南的泉湖山河、风土人情等都比较熟悉,因此书中的文章

其情也真,其意也深,其感也透,其词也美,堪称美文佳作。他在这方面的成绩,在当代同类作家中,鲜有出其右者。

以我对永夏既往散文随笔类作品之熟悉,他的许多篇章都有民俗之韵味,深具民俗之应有品性。这不禁使我联想到已故的黄昆(今龙口市)老乡山曼,他后期的散文作品基本上转型为民俗类,而且他很快成为民俗学专家。永夏有些散文中的民俗情味随着年事和阅历的增长渐趋浓郁,言其如山曼君玉成双璧毫不为过(巧合的是,他与山曼亦是知交)。只是二人各呈风采,各有千秋。山曼的民俗文章重在奇趣,在小处见功夫;而永夏的文章则更为醇厚,读之颇觉亲切:真事、真情、真味扑面而来;不因尽道其事而掩文质。所以,他写济南民俗风情更能凸现济南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深远朴厚之风。

我

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写民俗文章,“玩味”是必要的,但要“玩”得适度,莫要忘了笔下是在做文章。所谓亦庄亦谐,在永夏的民俗文章中体现得甚为得体。这点说来容易,而把握得宜则需必备之修养。其中真谛,这里不做赘述。

说到泉城济南,我的感恩之情油然而生。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名机要员,我在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中期曾在济南工作了七年,其中与民俗风情相关之感受颇多。我终生也不能忘记的,如大观园商场门前那堆成金色小山般的来自四川的蜜橘;大观电影院门前川流不息争看新片的人流;市场东侧“狗不理”包子铺门市之“火”;西侧虽小而精的“父子饺子馆”的上佳口味,进店后那“韭黄四两”的喊声时过70余年仍回响在我的耳际……这些至今想来,仍觉情味无穷。

还有,我不必絮叨当时大明湖之游湖盛景,单说离此不远的贡

院后街、抱厦街的美蓉花树那诱人风姿就令人难忘。此后我在任何其他城市都未看过类似的景致。我在想,这是否为济南所独有?那芙蓉花树及贡院后街、抱厦街今安在否?

再说得远一些,今已隶属于济南的莱芜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1947年,我为黄县支前大军“少年儿童宣传队”的成员曾参加了莱芜战役,在名为“青石关”的崎岖道路上的行进情景如在昨日。还有,我在历城县一个叫董家庄的地方度过了艰辛而温暖的半年时光,那时这里是山东军区机关大队的培训中心……

我追忆这些,正是由于读了永夏的《济南民俗风情》引发的。如果我的文章能成为他的大作的一点补充,一点历史之参照,我引为极大之幸事,因为这都是历史足印之真切再现。

跋履

一粒麦子“进储记”

□ 李绍增

夏阳高照,熏风徐徐。一颗叫“小樱桃”的麦粒,从“轰轰隆隆”的联合收割机里跳到一辆卖粮车上,和众多兄弟姐妹一起赶往某地的国家粮食储备库。

一路上,小樱桃兴奋极了,和大家一起谈笑着儿时的趣事,不时哼起《春天在哪里》的儿歌。

10:30,卖粮车竟然停在国家粮食储备库大门口。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卖粮的车可真多啊,一辆接着一辆排成了“长蛇阵”。司机“墩子”——小樱桃的主人急忙跳下车,水没顾上喝一口,就往储备库大门口赶,快速领取电子进门卡,想早些通过“第一关”。墩子是当地有名的种粮大户,到这里卖粮不是一年两年了,知道粮食进储要好几道关口,关关相扣,时间耽误不得。

今天的太阳真毒啊,小樱桃抹了把头上的汗,抬头向前望去,只见服务、疏导车辆的工作人员的上衣已经湿透,像一块浸了水的布。

11:00,小樱桃似乎还没看够粮库两旁花红柳绿的夏日景色,就跟着卖粮车队鱼贯进场待检入库。她翻了一个身,刚想松口气,就看见排在前面一辆卖粮车上的司机,满脸的不高兴,“咣当”一声关上车门,掉头拉着一车原封未动的麦子出了大门。小樱桃心里好生纳闷,“为什么金灿灿、滚圆圆的麦子卸不下来,反而要拉回去呢?”前面车上一粒叫“小快嘴”的麦子早进场一些,看到的、听到的自然多一些,见小樱桃有些疑惑,探出身子告诉小樱桃,是他们“进储”不过关,才被退回去的。“还有这样的事?”小樱桃的心有些收紧,又听小快嘴说,一粒麦子从田间到进储要经9道工序,过4道大关,最严格的“扦样检测关”,它包括四项内容——容重、水分、杂质、不完善粒,每一项都是“铁嘴钢牙”,相当于当兵体检,有一项不合格,铁门儿都没有。小快嘴越说越兴奋,掰着手指头说,第一,容重——用容器量,不得低于750克/升;第二,水分——用检测仪器测,不得超过14%;第三,杂质——用筛子筛,最多是1%;第四,不完善粒——用手抠,必须控制在6%之内,这是工作人员最辛苦的一道关,一个麦季下来,许多人食指脱层皮。

小樱桃听到这里,上下打量了一下自己,心里又紧张了。她想起去年秋种时,赶上了连阴雨,下不了地,玉米收不回来,直到霜降过后她和兄弟姐妹才得以下种,好不容易出苗了,身体也是孱弱,就像个“病秧子”。是墩子领着大伙儿又施肥、又浇水、又松土,她和兄弟姐妹们才挺起腰身,抗住风雪严寒,茁壮成长起来。哪知道“祸不单行”,正当她和兄弟姐妹们拔节、抽穗、灌浆时,又遇到了一场叫“麦锈”的大病,本是一片绿海翻滚的麦田,一时间浪息波伏,少了生机和活力。又是主人墩子请来专家走遍田间地头,给他们开方配药,领着大伙儿又是喷雾器,又是无人机,不分白天黑夜地给他们喷药,才使她和兄弟姐妹们战胜疾病,浆满粒熟。如果体检不合格,不是辜负了墩子和大伙儿的心血和汗水吗?小樱桃越想越害怕,泪水霎时噙满眼眶。

11:30,正在小樱桃快要抽泣的时候,几位扦样的工作人员从前面的卖粮车上跳下来,向着小樱桃她们走过来。小快嘴急忙告诉小樱桃,走在前面的是储备库的“一把手”,他本姓梁名实,因为他在储备库一干就是30多年,大家都叫他“老粮食主任”,今天负责扦样的个个是高手,尤其是老粮食主任更是以认真、仔细、严格闻名。小樱桃不安地望了望满脸汗水、遮阳帽下露出的头发上还挂着几粒“麦珠子”(没有脱掉皮的麦子)的老粮食主任,心里嘀咕:“可别上我的车啊。”可真是“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就见老粮食主任左脚踏着后车轮,右脚一跨就上了她的车,这身手哪像个50多岁的人啊。

老粮食主任跳上车,一把将扦样机插在麦堆里,就把小樱桃扦了出来。他把扦出的麦子倒进一个专用袋里,凑到鼻子下一闻,脸上露出几丝微笑。小樱桃偷瞄老粮食主任脸上这一变化,心里放松了一些,心想:“是个好兆头啊。”可老粮食主任毕竟姜是老的辣,又踩着没膝的麦堆,麻利地在一车麦子的前后左右连打了12个点,扦出一公斤左右的样本,连同小樱桃送到了检测室。

12:00,小樱桃躺在一位叫“白露”姑娘的检测仪下,就像一个孩子初次进医院,躲在哥哥姐姐的身后,又害怕又好奇地打量着这位医生打扮的白露姑娘。这时听得其他检测人员低声说,白露姑娘过几天就要出嫁了,为了了今年的新麦顺利进库,坐在检测仪下已经连续工作了多日,准妈妈几次催她请假去拍婚纱照也没顾上去。这不,都过12点了,盒饭早已没了热气,仍聚精会神地忙个不停。

小樱桃在白露姑娘的检测仪下接连翻了几个滚,结果出来了:容重≥756克/升,水分13.7%,杂质0.9%,不完善粒5.9%,属于三级以上等级,符合进储标准。

12:40,小樱桃和众兄弟姐妹兴奋地回到卖粮车上,被墩子一翻车斗,送到了传送带上。本来已经万事大吉了,可没想到突如其来事情又发生了,随着传送带一阵晃动,小樱桃和不少兄弟姐妹被抖落下来,上不了传送带,就意味着进了储仓,一生的努力不就白费了?小樱桃急得就要哭了。说时迟那时快,几个农民打扮的人,就像埋伏在前沿阵地得到命令的战士,拿起手中的武器——扫帚和簸箕,冲到传送带下,猫着腰把小樱桃和其他兄弟姐妹收拾起来,重新放到传送带上。小樱桃感激地看了一眼,他们也是一身汗水,一脸疲惫和水垢印。

下午1:00,小樱桃静静地躺在新麦储备库里,等待着接下来的通风、烘干和温控。粮回想起自己从种到进储的经历,轻声感叹,粮食的“粒粒皆辛苦”,岂止在田间啊。